

【馨香一瓣】

蜂友李老師

连中福

我称李金土为李老師，不仅他是位退休教師，更重要的是他对养殖中华蜜蜂的探索和实践有一种一般养蜂人所不具有的执着和潜心。

我和李老師属晚年交，2014年9月，我的第一本“养蜂人手记”《蜜蜂有灵》出版，李老師从新华书店购得此书后，通过其在县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找到了我的电话，第一次通话就有五六分钟，谈论的尽是些养蜂事，最后还是我作出抽时间会面再好好聊的承诺，我们才挂断电话。

没过几天，李老師来到我办公室，我们集中讨论了养殖中华蜜蜂的强群问题。熟悉和养殖中华蜜蜂的人都知道，中蜂有个比较明显的弱点，就是夏天惧热，易分蜂，不易强群。如何发挥中华蜜蜂嗅觉灵敏，可采集山区或高山地区零星蜜源，适宜山区定点养殖的优势，以其优势克服和规避弱势，提高养殖中蜂的经济效益？李老師认为，若能将蜂场设置在夏秋阴凉处，采用多王同群饲养，并在养殖箱内设置好通风透气散热空间，就能不断增强群势，有效控制分蜂，增加采蜜产量，甚至还可生产适量蜂王浆和蜂蛹。

李金土老家处于怀玉山脉常山境内的湖山山脉尾端，属于山区，一年四季山上的各种野生植物花期不断，为中蜂养殖提供了较丰富的蜜源，适宜中蜂定点养殖采集零散蜜源的特性，更可喜的是，他所在村庄是全县特色农产品——“纱帽山枇杷”的原产地村，枇杷从上年十月开始开花直到次年二月才结束，整个花期贯穿冬季，为蜜蜂提供了越冬食物和采集源。

李金土告诉我，他从懂事开始，就看着爷爷用土方法桶养中蜂，这手艺从爷爷传到父亲手上，都没能改变所养中蜂群势小，易逃蜂，顺其自然生自灭的饲养习性。那时养蜂，年成好时可收几十斤蜜，年成差时只收十几斤，有些年秋季还养着十几群蜂，到了来年春天检查蜂桶时，蜂儿全逃光了，留下的全是一只只空蜂桶。

李金土退休前，也传承着父辈们饲养中蜂的方法，没时间潜心研究强群新方法，但十年前退休后，他便开始不断琢磨中蜂强群饲养的新路子，他曾尝试加继箱养殖，虽然也是强群养殖的一种方法，但对体力不支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来说，加继箱养殖却有一定难度，从方便操作和蜂群进出开口及通风、透气、散热等方面来说，也多有不便和不如人意之处。

如果把加继箱的饲养方法置于一个平台面上，变原来的蜂箱重叠式为箱子排列式，使整个蜂群都处于一个排列的平面上，然后在箱子内实施多王养殖，使四五群数量的工蜂合为一群，其采集能力不是增强四五倍？

有了新思路，李金土便开始行动，实施他的“中蜂桌台式多王养殖强群法”。他利用自己房子四周原有的一些雨棚，或新建起一些雨棚，在避阳阴凉处建起如写字台大小的平台，或直接利用旧桌子作平台，在台上设计制作与台面相匹配的蜂箱，约为两只标箱的宽度，在箱的三分之二处设置架巢框的木条或钢筋片，采用标准巢框三分之二长度的巢框并配置巢础，箱的另三分之一作蜜蜂夏天通风透气散热空间，每隔四至五块巢框的宽度用标箱隔王板隔开，每只箱隔成四至五个方格，每个方格中饲养一只蜂王，在一个台面的箱子内可同时饲养四五只蜂王，满箱养殖时每群可养成二十块以上巢脾的中蜂强群，此中蜂群一年可产蜂蜜二十五至五十公斤，收入在5000元左右，大大提高了中蜂养殖的经济效益。

李老師的“中蜂桌台式多王养殖强群法”不仅解决了中蜂定点养殖中的群弱、易分蜂逃蜂等弱点问题，也为山村年纪大体力不支的蜂农和残疾人饲养中蜂强群提供了样本，因其在平台上操作，方便行动，易于观察，管理起来比较简便，能较好地实施人工分蜂分群和调整蜂群群势结构。



如今，李老師要和老伴一起去城里照料孙子孙女，他养着的十多群中蜂，完全是依靠周末或节假日时间回老家管理，但由于采用了“中蜂桌台式多王养殖强群法”来管理，基本控制了令蜂农头痛的分蜂逃蜂现象。

李老師养蜂也和多数业余养蜂人一样，是一种热心和爱好，他收下的土蜂蜜多数是用来赠送好友。到了周末回老家，他常会电话联系好友来他家取些土蜂蜜去尝尝，当他家门前屋后的枇杷金黄色时，他还不忘邀请朋友来家里自摘游，尝土蜜摘枇杷全是免费的。他说：“周一至周五在城里与孙辈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周末回老家与小蜜蜂在一起享受天然之乐，加之有朋友自远方来岂不乐乎？”言辞中洋溢着退休生活的甜美和幸福。

当然，这其中与李老師妻子魏德花贤妻良母式的为人之道分不开，每每客人来了，她都会张罗出一桌好饭菜，客人走时，满面春风相送，仅一次接触便永久难忘。我每年都有一二次去李老師家求教于他对中蜂饲养的不断探索，但次次去都能感受到师母经久不衰的好客。这不仅她是我姐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更重要的是她热情贤良的为人本质！我常这样想。

【乡村趣事】

岭后通水记

祝雅斌

岭后，位于天马街道天马村，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从村口大道进入后，沿着一条狭窄蜿蜒的单车道，便到了岭后。

家里通自来水了，这应该是今年全家最高兴的事情了。看着自来水“哗哗”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还记得90年代上小学那会儿，“喝水”是个体力活。那时一家人还住在老房子里，由于家里地势比较高，所有生活用水都要从山下的小溪里挑。厨房的灶台边放着一口大水缸，一担水倒下去几乎只能填个底。平常日子里，天刚亮父亲就会起床挑水，五六个来回才能挑满。有一段时间父亲病了，这个活便落到了母亲身上。

有一天，看到母亲白天割稻子辛苦，我便趁母亲不在家时，打算挑满水缸给她个惊喜。我兴奋地拿起扁担，挑着两个小桶去了小溪边。挑第一担时还有些力气，我一鼓作气挑回了家。可是由于桶太小，水缸里的水位基本没有变化，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成就感”。于是，我便试着换了两个大桶。因为个子还不够高，挑着大桶时桶都不能离地，我便把扁担的钩子打了个结。可是挑着空桶总撞来撞去，我索性抱着扁担拎着桶，飞快地跑到了小溪边。

由于水太浅，舀了半天桶里也没有多少水，我便用手扒沙、堆石头，不一会儿便堆起了一个“小水坝”。“水坝”完成了，水却被搅浑了，我就到下游捡了一会儿青蚶。等水清了，我小心翼翼地舀起水，终于将水桶装满了。我高兴地拿起扁担准备回家，可是，弯下腰准备直起身时，水桶却纹丝不动。没办法，我只能放弃一些水，最后，桶里留了三分之二水。刚挑了十步不到，肩膀就吃不消了，但由于路面坡度太陡不能停下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上挑。待到半路稍微平坦之处，我迫不及待地放下水，水顿时溅了一地，心脏也怦怦直跳。看着一地的水，虽然心疼却无可奈何。休息好后继续挑，为了不让肩膀太疼，我使劲儿地用手拎着水桶，一路边挑边停，总算到了家。一早上只完成了半缸水，我便“偷懒”去玩了。

父亲是个木匠，常年在外装修，便经常带回来装乳胶漆的空桶。家里各式各样的水桶倒是不少。每到雨季或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水桶、盆盆罐罐便全都装满了水。

到了20世纪，父亲买了好长的水管，从远处山里的山顶上接来了泉水。母亲再也不用冒着严寒、上坡下坡去挑水。但是水压太小，母亲洗衣服还得去小溪边。虽然是泉水，凉开水壶的底下总是积着一层泥沙。因为泉水水源离家太远，父亲水管又埋得不够深，常常发生水管堵塞、断裂的事情。于是常常听到母亲唠叨，“又没水啦，快去看看”“你爸这接的什么水啊，我还不如挑水喝呢。”到了干旱季节，泉水就完全枯竭了，水龙头里连续几个月都不出水，家里又闹起了水荒，回到了挑水喝的状态。那段时间，母亲的脾气也变得特别急躁，家里也缺少了往日的和谐。

有一年听说村里要装自来水了，全家都好开心。可是过了一阵子又没有了消息，据说是因为人口太少、成本太高，只能搁置。

后来，家里建了三层楼的新房。为了解决喝水问题，不仅降低了房屋地势，还买来了抽水机，屋顶装了蓄水池。总算不用挑水了，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改善，小溪里的水不像以前那么清澈了。看到茶杯底浑浊的水，我的心里直泛涟漪，开始担心起家人的身体健康。而且由于水压不够，二楼、三楼的卫生间不通水，一直积着灰尘成了摆设，全家渴望通自来水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如今，整个岭后都通水了，虽然喝的也只是山泉水，遇上连续下雨也会有浑浊的情况，但我的心却安了。

胡柚那些事

南丰后人

我的家乡是常山，要问最出名的特产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常山胡柚。

今年正月以来，“少出门，不聚集”成为国人的共识。直到端午节的时候，我才到山里的姐姐家去走亲。回县城时，她当地的亲友客气地送我一大袋胡柚，个个果型适中，沉甸甸的水分足，于是，我每天晚上剖开尝一个，满口鲜爽，脆嫩多汁，犹如小时候吃山里“野草莓”一样鲜甜，这可是摘下半年之久的胡柚啊，我按耐不住地赞叹：这是人间最好的水果！

就在不久前的谷雨时节，我偶尔步入单位不远处的小山坡，眼前的一片胡柚基地让我放慢了脚步。经过春雨的洗礼，胡柚树开满了洁白的小花，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我捡起地上的柚花来闻，浓浓的，甜甜的，湿润润的香，连手上身上都有了挥之不去的香味。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柚花开”——那是“春天来常出看柚花”的美景——那就是慢城常山的一份大礼。

犹记得30多年前，我在青石镇（原地名溪口）工作，获悉《浙江日报》曾以“溪口公社胡州丰收”为题，对常山胡柚（当地老百姓口语叫胡州）作了报道。我还了解到胡柚的祖宗树就在该镇澄潭村，于是，专门去拜见那棵树龄“老大”的胡柚树。据业主说，这棵胡柚树丰年产量上千斤。后来，我调到县电视台工作，

为配合胡柚产业宣传，每到丰收的秋冬季节，我和同事们都会来此拍些资料，成熟的胡柚果就像一盏盏灯笼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再后来，到了这棵胡柚祖宗树110岁的时候，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仪式就在这儿隆重举行——祭拜古老柚树，祈祝风调雨顺。

至于胡柚名字的由来，传说的版本很多。不过，我偏爱两种：一种是因为它属柚类柑橘晚熟品种，形状就像柚，正好又生长在澄潭的胡家自然村，于是得名“胡柚”，和此地的地名文化接上了关系；二是传说当年江西抚州有一个女子出嫁来到青石，作为陪嫁之物，“嫁”过来两株果树苗，没几年，果树开花结果，果子清凉爽口，回味甘甜，人们开始不晓得她的名号，只为树苗来自抚州，方言与“胡柚”同音，当地人便称其为“抚州”，落到文字上就是“胡柚”。这也许和我祖籍抚州南丰有缘，至今我一出口就是江西的南丰腔。

好像是1990年的春夏之交，我和同事到同弓乡的湖石头村采访，村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硬是在荒山荒坡的乌石头里种下了几十亩胡柚。在当时人们印象中，常山城的西部种不起柑橘胡柚，就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般，而同弓属于常山的西片，他们开种胡柚，就是头条好新闻。由此，报刊有文、电台出声、电视留影，没过几年，湖石

头村成为常山县的一个重要胡柚基地。之后，与之不到几里地的同弓乡太公山种下胡柚几百亩，还获评“浙江省首批果蔬采摘基地”，县里一年一度的“胡柚文化节”多次在此举行。

夏季，本是柚花转为柚果的季节，漫步柚林，绿荫浓浓，青香悠悠，胡柚树上结起了鸡蛋般大小的果实。最近，当我走过县域的一些胡柚村落时，却见有人在剪拾青果，切开的果片晒满了房前屋后，这与以往“禁止摘青”的导向不是严重违背吗？经过询问方知，胡柚片（即衢枳壳）已被收入新版《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列入“新浙八味”和“衢六味”中药，已然成了中药材里的“金名片”，仅卖胡柚片一项可为全县农民年增收上亿元。

常山胡柚，从1984年县党代会提出作为拳头产品来发展，到1986年被评为全国优质农产品；从当初无人问津的山乡野果，到如今开发10万亩、年产12万吨致富果；从2003年获批为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到现在青果可入药、深加工可成饮料食品、又与旅游文化产业结合振兴乡村，常山胡柚正在书写出无限可能。

如今的常山人驾起胡柚之舟，乘风破浪，飘洋过海，昂首阔步在全球的众多城市，笑傲江湖……

我想，胡柚是一种家乡的声音，更是常山的象征！